

NOBEL-PRIZE WINNER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

传记大系

NOBEL PRIZE WINNER

马尔克斯全传

朱景冬 著

长春出版社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得奖评语：

他的长短篇小说以组织丰富的想象世界，揉混幻想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

总 序

柳鸣九

古往今来，在世人的头上，曾高悬着各种价值标准，而种种名义的荣誉，从爵位勋章、圣徒称号到奖状奖金，则为价值标准的最高物化体现。价值标准连同它们的“绶带”，如巨光吸引着芸芸众生竞相追求，舍命飞扑，造成了历史的与人生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价值标准是人制定出来的，绶带奖章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又以自己的造物为理想为目标，人是奇妙的上帝，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壮丽非凡的追求奇观。

每一种价值标准，不论是政治法权的，宗教道德的，社会文化的，学术技艺的，都曾力求保持自己的庄严崇高的“仪表”，都曾声称自己的绝对与永恒。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总要把各种价值标准召唤到它的审判台前来加以检视，让它们辩明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它严格地精选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有助于历史进程、适应广大人群的利益与需要的那些价值标准，让它们成为支撑人类永恒精神文明建构的有力支柱，而汰除掉那些出于谬误观念、狭隘利益、偏激需要的价值标准，不论它们是以何种神圣的名义而显赫一时、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艾尔弗雷德·诺贝尔 1888 年的一天早晨醒来，竟读到了

他本人的讣告。这是新闻界报道失误，去世的原来是他的哥哥。这则讣告把他盖棺论定称为“甘油炸药大王”，给他提供了一个身后的视角来认识自我，他看到了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禁感到了震动。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立下了遗嘱，用他的巨额财富设立奖金，以奖励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以及创造性精神劳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人士。

诺贝尔所发明的甘油炸药因带来了大规模杀伤性的战争，而常遭到诅咒，只有当人们需要开山劈岭时才想到它的益处。然而，诺贝尔终于以诺贝尔奖的设立而更著称于世。人对抗自己，人也可以弥补与重建自己。诺贝尔提供了一个范例。

从1901年起，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与和平六个方面开始颁奖，1969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每年颁奖一次，至今获奖者已达到数百人之多，在价值标准如林、奖章奖杯奖状何止千万的20世纪，诺贝尔奖无疑已成为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最为崇高、最受人景仰的一种殊荣，诺贝尔奖获奖项目已成为本世纪人类创造性精神活动与进步事业的集中展现，而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者已形成了本世纪人类真正精英的一支大军。

在20世纪这样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制度、各种民族国家利益、各种思想观点尖锐对立、激烈撞击的时代，诺贝尔奖历年各方面的颁奖对象，并非从未引起过任何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但比起种种偏激狭隘的标准，诺贝尔奖毕竟更具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公正的态度，合理的取舍，毕竟是为地球上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所推崇，毕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它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全球性的

崇高地位与长存性，就在于它的价值标准中有一最简单然而也最可贵的精髓，那就是提倡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是人存在的真谛。虽然中外均有不少彻悟出世、超凡脱俗之士曾提倡这无为的人生，但所幸从者甚少，且亦难以做到，若人群皆以无为为本，人类恐怕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正是人的有所作为，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而且，个体人的有所作为，不见得就是迷途入世而未达到彻悟，最深刻、最有力的彻悟，是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有所作为性的彻悟。个体人在推石上山时所要付出的艰苦，足以使他内心感到充实。当然，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也有不同的境界与层次，当其理想目标、坚毅精神、艰苦奋发达到了促进人类进步的境界与层次时，其人生即为充实的人生，即为超越于死亡之上的不朽的人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西绪福斯式的巨人，他们的人生是充实的、不朽的人生。

长春出版社决定以一套大型丛书来一一展示这些巨人的人生。展示他们的光荣与复杂，伟大与矛盾，对于我们时代社会，显然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镇·····	(1)
一、家世、童年和少年时代·····	(1)
二、在波哥大和巴兰基利亚·····	(16)
第二章 难忘的 1955 ~ 1957 ·····	(28)
一、《枯枝败叶》·····	(28)
二、羁旅欧洲的岁月·····	(43)
三、在震撼拉美大陆的事件中·····	(57)
四、《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69)
第三章 从电影编剧到创作《恶时辰》·····	(84)
一、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84)
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104)
三、《恶时辰》·····	(116)
第四章 关于《百年孤独》·····	(128)
一、《百年孤独》·····	(128)
二、“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153)
第五章 移居巴塞罗那的前前后后·····	(168)
一、在巴塞罗那的日子里·····	(168)
二、别具一格的新闻报道·····	(180)
第六章 步入成熟·····	(195)
一、《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195)

二、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	(209)
三、《家长的没落》	(222)
四、《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241)
五、严肃的文学批评家	(257)
第七章 走向峰颠	(272)
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72)
二、《霍乱时期的爱情》	(285)
三、《迷宫中的将军》	(304)
四、《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	(316)
五、《爱情和其他魔鬼》	(326)
 附录1 授奖辞	 (341)
附录2 获将演说	(344)

第一章 他出生于加勒比 海边的一个小镇

一、家世、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时代总有那么几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发生。但是在本世纪下半叶，谁也想不到，一个出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小镇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竟会成为当今闻名于世的大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实，凡事皆有其因，偶然寓于必然。我们还是从他的家世谈起吧。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是哥伦比亚玻利瓦尔省里奥阿恰市辛塞镇人，在该镇的一所中学毕业后，上大学便成了他最美好、最迫切实现的理想。为此，他只身前往首都卡塔赫纳市。他考取了。入学后，他像一般穷人家的子弟那样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名列班级之首。这样下去，最后拿到一张用来求职谋生的大学文凭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天不从人愿，命非由己定。他的家庭偏偏经济状况不佳，亲友中也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财力接济。无可

奈何，他只好中途辍学，沮丧地返回家乡。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既无天公亦无地道的时代，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青年遇到此等厄运，自然毫不足奇。常言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能上学就工作。于是，他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不久便在傍海的热闹小镇阿拉卡塔卡邮电所谋到了当电报报务员的差事。他开始工作了。虽然薪水微薄，但维持生计还是够用的。

也许不应该总是把生活想得太坏，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幸运地认识了镇上的一位俊俏的姑娘。姑娘名叫路易莎·圣地亚哥·马尔克斯·伊瓜兰，出身算得上是地方上的名门世家。其父是遐迩闻名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其母是这位上校的表妹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双亲都是瓜希拉省人。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有名的自由派将领拉法埃尔·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的亲密战友，曾经参加1900年爆发的内战，在里奥阿恰等地的战役中带领士兵们冲锋陷阵，以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赫赫战功荣升上校军衔，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度过了一生。

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虽然也是瓜希拉省人，但是她的祖辈却有委内瑞拉人血统。她本人则在科特斯家族的一个分支中同哥伦比亚早期的一次最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领袖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①的母亲堂娜罗莎里奥·普马雷霍·科特斯·德·洛佩斯有血亲关系。不少人断言，科特斯这个姓来源于塞法尔迪人^②。而据哥伦

① 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1886～ ），哥伦比亚政治家，1934～1928年和1942～1945年两度任共和国总统。

② 塞法尔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

比亚作家何塞·佛朗西斯科·索卡拉斯（1907～ ）考证，这个姓氏的先祖最早生活在西班牙托莱多省西纳戈加城。

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一度迁到丰塞卡和巴兰卡斯居住，后来才移居阿拉卡塔卡镇。当时这个小镇是微不足道的。要不是马尔克斯上校的军功战绩和他妻子的高贵门第，他们各自的家族不会有任何待别之处；要是没有马尔克斯上校的影响，阿拉卡塔卡也不会那么快就变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繁荣一时的城镇。

然而，在对待女儿的婚事上，马尔克斯上校和他的夫人却受着传统伦理观念和等级门第思想的束缚。年轻的报务员身世卑微，职业低下。在他们看来，他要和他们那出身高贵、门庭显赫的女儿结婚，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这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为了把这一对情意缠绵的恋人拆开，上校和他的夫人便把女儿路易莎送到内地城镇的亲友家居住，免得她老是跟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幽会，搞得难分难舍。他们以为此计高明，会彻底割断那一对痴心的恋人的情思。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忘记了女儿的追求者是电报报务员。电报是可以通联四面八方的。所以，路易莎所到之处，总能收到心上人打来的电报，报务员也总能收到远方的恋人的情书。双双书来信往，感情越发深厚。如此这般，想把他们拆散已是枉费心机。无可奈何，在亲友们的说合下，马尔克斯夫妇只得同意成全他们。不过他们必须离开阿拉卡塔卡。但是不管怎样，传统的旧观念毕竟被冲破，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7年，埃利希奥·加西亚和路易莎离开阿拉卡塔卡，住到北方瓜希拉省的里奥阿恰。不久，路易莎就怀了身

孕，消息传到阿拉卡塔卡，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喜出望外，赶忙把女儿叫回家来，以便分娩他们的第一个外孙。

1928年3月6日，随着呱呱的啼声，一个男孩坠地了。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乳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但是年轻的夫妇必须返回里奥阿恰去谋生。而为了生活，也只有靠当报务员时的那股顽强精神。于是，他们把年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交给双亲抚养，回到里奥阿恰去。连续奋斗了几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笔钱，在巴兰基利亚市开了一间药店。后来他们移居苏克雷市，仍然靠药店的生意维持生计。若干年后，他们总算在加勒比海边的古城卡塔赫纳定居下来。

这对夫妇生活虽不富裕，人丁却很兴旺。他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长子，下面有六个弟弟和五个妹妹。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母本是当地一户有钱有势的显赫人家。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年幼的马尔克斯自然安逸舒适，得天独厚。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曾是地方上自由党的领袖，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直到1928年香蕉工人大罢工后家道才趋于没落。如今虽然告老还乡，成了平民，但是他仍然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他穿着坎肩，系着领带，衣袋里装着一块带金链的怀表，仪表堂堂，举止潇洒，俨然一副绅士派头。

这位退伍老上校的家里，亲朋至友经常光临，特别是遥居马格达莱纳省的科特斯一家。老上校的热情好客是可想而知的，每次他都像孩子一样高兴，主动而周全地款待

亲友。不难想象，老上校和亲朋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给年幼的马尔克斯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度过了童年，增长着见识，理解着世间的众多事物。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历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香蕉热”、1928年在西埃纳加火车站发生的三千香蕉工人大罢工及其惨遭政府军大屠杀的悲剧，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

“香蕉热”，就是发财热。那个时期，国内外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麇集盛产香蕉的地区，野心勃勃，想发横财。“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乡客，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也到香蕉产区安营扎寨，极尽掠夺和剥削之能事。据统计，仅1908年，在一万一千名种植香蕉的工人中就有三千名是为联合果品公司卖命干活的。对那些年香蕉产区的繁荣景象，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描述的：“那年头，真是阔绰得很哪……人们一面跳着昆比亚舞，一面大把大把地烧着钞票。昆比亚舞通常是点燃一支蜡烛来跳的。而那时，普通的香蕉种植园雇工和正式工人居然也阔得把钞票当蜡烛烧。也就是说，一个香蕉园雇工每月可以挣到二百比索，而镇长或法官的薪水仅仅六十比索。”^①

但是“香蕉热”给成千上万香蕉工人带来的并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真正的灾难和痛苦。美国佬老奸巨猾，手段卑劣，收买加武力，软硬兼施。培植唯命是从的傀儡政权，以便确保他们的地盘和特权，镇压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致使工人群众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医疗待遇也不能保证。工人忍无可

① 加·马尔克斯与巴·略萨合著《拉美小说二人谈》，1968年，秘鲁。中文参见《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第12页。

忍，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终于爆发，使一切陷入了瘫痪。但是当局不但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问题，答应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兵镇压。军队把工人群众集中在火车站，谎说一位部长要来处理此事，实际上却是为了把工人困住，架起机枪恐吓，限令他们五分钟解散。工人无一撤离，军队便对工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数千名无辜的牺牲者倒在血泊中。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影响波及整个种植香蕉的地区。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但铭记在那个地区人民的脑海里，也牢固地刻在了未来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伤感的心灵中。

在外祖父家生活的那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口中听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头脑里装满了神奇的传说和关于鬼蜮亡灵的故事。对她来说，人、鬼、神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她讲述故事的表情一本正经，沉着冷静，仿佛真有其事一样。由于讲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年幼的马尔克斯听得入了迷，还不时地提出问题。对外孙提出的每个疑问，外祖母往往用很长的鬼怪故事来解释。在外孙的心目中，外祖母好像也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她聪明能干，精力旺盛，智慧过人，子女成群，意志坚强，身处逆境决不气馁，既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也是中世纪式的女强人。听着她讲的鬼怪故事，幼小的马尔克斯不禁毛骨悚然，疑神疑鬼，恐惧不安起来。

不仅如此，家里那几个姨妈，都跟帮佣的印第安妇女一样迷信。她们不但有预卜未来的超常本领，而且喜欢做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有一个姨妈身体本来很结实，一天却坐下来给自己缝制起寿衣来，寿衣缝完后果然躺在床上

死了。

这一切的一切，给童年时代的马尔克斯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他常常回忆那时的生活，那幢他住过的大房子，那个梦幻般的世界：“那幢大房子每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忘的往事。每天下午六点钟后，人们就不能在院子里走动了。那真是一个既恐怖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声。”^①“那幢房子里有一个空房间，佩德拉姨妈就死在里头。还有一个空房间，拉萨罗舅舅在那里咽了气。那时候，一到夜幕降临，就没有人敢到院子里去了。因为这时死鬼比活人还要多。一到下午六点，大人就让我坐在一个杌里，对我说：‘你别乱走乱动，不然的话，佩德拉姨妈或拉萨罗舅舅的鬼魂就会从他们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所以我那时总是乖乖地坐着……”^②

在后来的岁月里，那幢房子一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神魂萦绕的一种梦境。“每天早晨，我一睁眼醒来，总感到我梦见我还呆在那幢房子里；我感到我并不是回到了那里，而是本来就呆在那里，好像我的年龄并没有增长，也没有什么特殊缘故，好像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那幢古老的大房子。然而，即使在梦中，我体验到的仍然是那时候的主要感觉：夜晚的忧惧。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一到傍晚，它就产生。而且在我进入梦乡时还使我六神不安，直到第二天我从门缝里窥见黎明的曙光，这种不安才算消散。我不能确切地描绘这种感觉，我只是觉得我当时那种对夜晚的恐惧心情源出有因，那就是，我外祖母白天讲的幻觉、预兆和祈请鬼神等事，到晚上都一一应验了。这便

① 《我们的作家》，路易斯·哈斯著，第392页。

② 《拉美小说二人谈》，加·马尔克斯和巴·略萨合著。

是我和外祖母之间的关系。我们俩可以通过一条无形的纽带跟超自然的世界取得联系。白天，外祖母的梦幻世界使我心醉神迷，我感到我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它是我的世界。可一到晚上，我又感到莫名的恐惧。直到今天，当我单独在世界某地的旅馆下榻，有时我还会由于感到在黑暗之中踽踽而行而恐惧异常，在梦中惊醒，常常需要好几分钟才能恢复理智，重新入睡。”^①

古老的大房子、外祖母的故事、夜晚的恐惧心情，像恶梦一般永远留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忆里。但是，这一切，特别是外祖母讲的那些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都使他得益匪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泉，奠定了基础。

可以想见，外祖母给他讲的故事，不但使他感受到鬼神作祟的恐怖气氛，而且丰富了他的想象，使他明白了应该如何讲故事。他后来回忆说：

“也许是外祖母的故事给了我一条途径。神话、传说和人们的信仰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非常自然。一想起她，我便立刻意识到，我什么也没有创造，而仅仅是抓住并重现了一个充满预兆、民间疗法、兆头和迷信的世界。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自己独有的、拉丁美洲独有的世界。比如说，你想想看，我国有些人只要对着牛念几句经，就能让虫子从牛耳朵里掉出来。我们拉丁美洲的生活充满了诸如此类的事情。”^②

外祖父对他讲的是另一类故事。他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兰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参加过

① 《番石榴飘香》：《亲人》，门多萨著，第15页。

② 《番石榴飘香》：《作品》，门多萨著，第84页。

著名的“千日战争”^①，至少在两次内战中幸免于难，他总是站在自由党一边作战。虽未抛头颅，却多次洒热血。他临死前不久，大夫给患病卧床的外祖父检查身体。突然，大夫在看到挨近腹股沟的一块伤疤时停手了。外祖父对他说：“这是一块枪伤。”外祖父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过许多战斗故事，讲起这类故事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外孙讲过他挨了枪弹落下的这块伤疤。这次他听到他对大夫这么说，外孙才恍然大悟，原来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行为就是这么回事。

小时候，他还听人说，外祖父瞎过一只眼睛，他是这样失明的：有一天，他从办公室的一扇窗户观看外面的一匹漂亮白马，突然觉得左眼有点异样，便用手去揉，不料就此失明了。此外，他还听人讲，外祖父年轻时曾杀死过一个向他挑衅的人，因而携带家人远走天涯建立了另一个村庄。他清楚地记得外祖父经常对他说的这句话：“你可知道死人多折磨人啊！”这位老人常带他到外面去见世界。有一次带他去马戏团观看一头单峰驼，另一次带他去香蕉公司的冷库看冰，让他把手按在冷冻鲜鱼的冰块上，告诉他这就是冰。外祖父的故事，这位老上校的形象，后来被马尔克斯写进了他的许多作品里，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比如《枯枝败叶》中那位受伤后瘸腿的上校，《百年孤独》中领着小男孩去见识冰、去参观单峰驼的老人等，原型都是他外祖父。特别是那位瘸腿上校，简直就是他外祖父的外貌和秉性的惟妙惟肖的复制品。

但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岁那年，外祖父去世了。

① 千日战争，1899年至1902年哥伦比亚的一次内战，历时一千天，以保守党胜利结束。

后来他回忆说：“我没有亲眼见到他去世，因为我当时正在远离阿拉卡塔卡的另一个镇子，再说也没有人向我报告噩耗，我只是后来在家里听家里人说起才知道的。我记得当时我毫无反应。但是长大成人后，每当我有什么事情，特别是遇上什么好事时，我总感到唯一的缺憾是再也不能和外祖父共享喜事之乐了。因此我成年时代的一切快乐，过去和以后总是受到这种失望惆怅的情绪的困扰。”^①“他是我平生理解得最透彻、交往最融洽的一个人。”^②“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物”，“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平淡的。”^③

不言而喻，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讲的故事和他们的家庭环境，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思想观念和文学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外祖父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代的小世界，那么阿拉卡塔卡就算是他的大世界了。那里有过经济上的繁荣景象，生活上挥霍铺张，劳动者的落后愚昧，当局的专横暴虐，香蕉工人的罢工风潮和美国佬的暴戾恣睢。这一切，马尔克斯虽然不曾身经目睹，但是从幸存的长者口中听到了讲述，这样也足以使马尔克斯早年的心灵里埋下生命的种子。有朝一日，它将破土而出，表现出它那不可抑制的力量。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岁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他父母移居到苏克雷。他随后被送到不太远的巴兰基利亚市上学。该市的圣何塞学校接受了他。这么小就离开家，外祖母心里很难过。她曾回忆说：“他不在家，我很痛苦，

① ② 《番石榴飘香》：《亲人》，门多萨著，第16页。

③ 《我们的作家》，路易斯·哈斯著，第392页。